

# 怪诞亦本真

## ——论王小波《红拂夜奔》中的荒诞艺术

郭新颖 刘学红  
河北经贸大学

**【摘要】**“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正如王小波在序言中提示读者的那样，他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建造了一个象征的世界。后现代写作手法、历史的叙事风格以及荒诞的语言是他创作的选择，也是文本所表现世界的必然要求。讲述李靖和红拂的爱情故事，在荒诞的外衣下隐藏的是人生的真相，情感丰沛自然，表现的是带有王小波色彩现代主义人文关怀。

**【关键词】**《红拂夜奔》；荒诞；真实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9.898

在《红拂夜奔》中，两条叙事线索同时进行，一条是现实线索，讲述王二的故事，另一条是古代线索，讲述风尘三侠的故事。两条线索之间形成一种巧妙的呼应和互文。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将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交错，搭建了一个诗意而荒诞的世界。正如王小波所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sup>[2]</sup>在看似荒诞的外表下，包含了最大的真实性。

### 一、荒诞的人物

《红拂夜奔》是王小波对唐传奇《虬髯公客传》为蓝本创作的，他选择李靖，红拂和虬髯公三个人物，对原来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进行颠覆，将完整的故事打碎，拼接成一个全新的充满现代气息的故事。原故事中行侠仗义的风尘三侠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荒诞离奇的世界与黑色幽默的讲述。《红拂夜奔》的主要人物有古代人李靖、红拂、虬髯公；现代人王二和小孙。

《红拂夜奔》中的主人公李卫公多才多艺，他精通科学与文学，不仅谋略过人而且学识渊博，是大唐第一聪明人。正如王小波所说“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sup>[2]</sup>而有趣像是一个历史阶段，作者以游戏般的笔墨对其进行超越。王小波对主角李靖的人物形象进行消解，他不再是历史上那个浩然正气、英勇无敌的卫公，而是个为生计所迫，厚颜无耻敲诈别人的小流氓。

他拐弯抹角的收取保护费，又时时想着证费尔马定理，还把证好的定理写进春宫图里。后世的人们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神机”可最后都要靠皇上才能发挥“作用”。他把法国人卖的长面包塞在裤裆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老了的时候又装傻装病。

他不仅行为荒诞不经甚至有时思想也离经叛道。他对领导上有自己独特的解释，“领导上这个字眼能叫我想起一张准备打官腔的脸，这张脸又能让我想起一只水牛的臀部。”在《红拂夜奔》中处处充满戏谑与反讽，有些地方看似荒诞超出生活的常理，也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道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但这绝不仅仅是时代的荒诞，这是人本身的荒诞，是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荒诞。所以风尘三侠的故事，也能如此荒诞地解构。

### 二、荒诞的叙事

有趣是王小波不变的追求，“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sup>[2]</sup>《红拂夜奔》也不例外。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以其大胆地想象，虚构出许多荒诞有趣的情节，比如洛阳城的街道上有泥巴，人们过街借助拐，泥水中间有无数猪崽在游荡，老百姓和猪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李卫公不懂周易，所以每次考试他只能在《周易》的考卷上写上“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虽然得了满分，但是考官觉得他在取巧便给他的数学打零分；在殉节的寡妇要去的衙门墙上贴满了征婚启事，无数纨绔子弟在那里和排队的女人纠缠；就连李靖和红拂私奔，红拂私奔的理由也只是有趣。而最具有荒

诞意味的情节，莫过于红拂的自杀。

《红拂夜奔》的最后一幕，是讲红拂的自杀。她在卫公死后，觉得活着太麻烦，干脆申请自杀殉夫，她本想清清静静地死去，可她的死，却成了一种表演。先是需要办理层层叠叠的手续，等到材料终于办好了，皇上觉得卫公夫人殉节，兹事体大，派了刘公公和魏老婆子主管此事。由此，想要一死图个清静，成了一个当众表演的小丑，红拂的自杀成了一场彻底的表演。喜剧的内核都是悲剧，红拂的自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红拂自杀的过程一波三折，让人哑然失笑的同时也不禁令人唏嘘。就连死也不让红拂痛快，而是让她上吊自杀，整个过程历时八天。从眼前出现一颗星星直到九颗星星，并且可悲的是最终可能没有自杀成功，而是以一个妓女的身份继续活着。红拂一生中有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和李靖私奔，逃出洛阳城，另一件是在李靖死后觉得了无生趣，想要自杀。这两件事第一件成功了，第二件没有成功。

### 三、语言的荒诞

在《积极的结论》中，王小波写道：“我始终向往积极、乐观的东西。”所以，哪怕生活的一地鸡毛使他心烦意乱，恨不得将所有的糟心事揪出来揍得鼻青脸肿，然后冲着它恶狠狠地啐一口唾沫。但他作为作家的骄傲驱使他依然坚持以一种轻松愉快的笔调写出来。

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采用荒诞的描写，再混合夸张的比喻，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古怪的文字，荒诞的幻想，自身独特的幽默感形成巨大的张力，渗透到小说的方方面面，造就了王小波独特的语言艺术。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将本该严肃的事情戏剧化，本该严肃的词语用他独特的气质抹上轻薄的色彩，也许在他处是悲壮的事情，在此处拥有喜剧效果，文中第16章“所以他只好自己掏钱打了一把小刀子，后来不是总用得着，只好廉价卖给了杀羊的屠夫，到下次杀小孩子时再找他借。这些脑袋都杀好以后，就送到四门去悬挂，但是这一回人头多得没地方挂，只好用绳子串起来，远远看去，好像城门上在晾蒜。“杀人”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莫言的《檀香刑》也讲了一件杀人的事情，干系最大的是其中的人物赵甲，“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杀人对于赵甲，是一份营生，一份与烧锅炉没什么不同的普通职业，《檀香刑》作品描述的轰轰烈烈以及疯狂是对看客的正视和思考。另外，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该小说描写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为生计所迫，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无辜妹妹丽扎韦塔，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的故事。他是出于对于杀

人的好奇，真的做了“杀人”的事后，精神状态是惶惶不可终日，这部作品将“杀人”作为一个对生活和社会充满忧郁与思考的青年的自我心理实验，一种类似“尝试番茄”式的好奇。《红拂夜奔》《檀香刑》《罪与罚》尽管作者和作品的背景与文化体系差异甚大，但是或多或少都将“杀人”这桩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严肃的事情变得容易发生。作品的艺术也在对现实的反常设计中深化。王小波的语言是将“人头”比作“蒜头”，莫言无声中将人头与西瓜类比，精妙绝伦的比喻使其语言活色生香，一步一个姿态。

“直白粗糙”，也是其一个语言特点。“我们的任务是性交的诀窍解释成数学定理，在宋词里找出相对论，在唐诗里找出牛顿力学”；或如儿童戏语，“据说头发长到了一定程度，就变得非常之硬，发带束不住，会向四面伸展开，然后向伞盖一样垂下来，红拂就变成了一棵观赏植物”；或充满现代气息，“故而一个X的多项式——2倍的X平方加X立方加一个常数项就可以表达为‘皇上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无疆’”。

《红拂夜奔》的语言荒诞，充满黑色幽默，为了适应荒诞的语言风格，《红拂夜奔》多用短句，简洁明了，一气呵成。不以官方以及那些具有官方性质的权威话语作为评定的标准，作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采用描写性语言塑造风尘三侠的人物形象来影射现实，表现在不同生活环境中，古人和今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 四、荒诞外衣下的真实主题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红拂夜奔》便是申明作者态度的作品。和大多数作品一样，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仍然采用放肆的性描写，再混合夸张的比喻，试图掩盖他想说的东西。但在《红拂夜奔》里，不管他怎样掩盖，对于体制与领导上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与了无生机、虚伪、扯淡息息相关。

王小波写李靖故事的同时也在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寻出生存的本真，以游戏的方式与奴役抗衡。在小说的开头，王小波就道出了从古至今生命的本质：“领导”这个词自古有之。王小波对领导这个词，下了精准的定义：对于别人的权力。

在历史叙事中，李靖和红拂穷其一生都在试图改变人生，他们为此做出过许多尝试。李靖设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发明，逃出了洛阳城，还设计了长安城。在别人眼中离经叛道的李靖，其实是一个被体制所束缚的人。长安城不属于他，甚至还使他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他想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够拥有最低限度的自由。但是这一点自由于他而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一边苦苦追求着自由，另一边又周旋在体制内，一边妥协一边抗争，一边抗争一边妥协，并且最终甚至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体制的维护者和建造者。

奴役之下，逃离是唯一的出路，“逃”成了小说另一个重要的主题。红拂与李靖完全不同，她就像一颗植物的种子，随时准备随风飘出死寂的地方，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生长。逃，似乎贯穿了红拂的一生。她想逃到一个自由自在，能够让生命力尽情释放的地方，能够容得下一个人做梦的地方，但是，奴役无处不在，逃离注定永远不可能成功。只有和李靖在菜园躲避官兵的短暂时光，实现了她的这一愿望。而她长期生活的地方，不管是之后的长安城，还是之前洛阳城，都让她感到了无生趣。

她想故技重施从长安城里再次跑掉，就如多年前从洛阳城里跑掉一样，可是她已经逃不掉了。既定的秩序和规章，扼杀了她的生命力、创造力，对于生的热情，美的追求，已经被消

耗殆尽。如果说李靖代表的是自由，那么红拂代表的除了自由之外还有美。

不得不说王小波是残忍的，他给了红拂这样一个无趣的人生。乃至最后红拂想要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是人在奴役之下连自杀都成了奢望。个体的意志被权利者的话语所淹没，她只能妥协，于是自由跟美就这样被彻彻底底地毁灭。

红拂身上融合了三种极度悲哀的人生，无智，无性，无趣。她对自己的美艳一无所知，只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换上漂亮衣服去逛街，她不知道李靖为什么一上来就用棍子戳她，她甚至连跟李靖冒生命危险逃出洛阳城也只是因为觉得这样做“有意思”。

但她又是勇敢的，一种恰恰像是无知者才会有的洒脱勇敢。面对体制李靖选择了装傻，而面对“甲级贵妇的领导者”的任命，面对无趣的人生，红拂毅然决然选择上吊自杀，痛快地结束这一切，她不愿意妥协，她宁愿仪态万干地死去。

在古代叙事语境中，奴役者以“领导上”的主导形式出现在李靖和红拂身上。在现代语境中，奴役则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出现在王二的生活里。游离在体制外的王二，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与歧视。周围人不厌其烦地劝说王二结婚生子，誓要将王二拉入正常的轨道。

王二和李靖有相似之处，但王二终究不是李靖。王二只能真实地活着，所以他是绝望的。费尔马定理似乎成了王二的执念，他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证明定理上，以此来摆脱困境，到头来却是徒劳一场。无法摆脱的奴役，难以实现的理想，遥不可及的精神家园，所以注定王二只能在游戏中超越自我。

王小波以荒诞方式，戏谑的笔调，道出了许多血淋淋的人生真相，尽管残忍但这正是生命的真谛所在。《红拂夜奔》不仅有趣，更重要的是读者从中能够受到教育，了解生活的真实面貌。<sup>[2]</sup>正如王小波所说“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sup>[6]</sup>。

在《红拂夜奔》中，历史故事与王二的故事同时展开，相互关照，读者一面被带入具有传奇色彩的荒诞离奇的唐代，一面又不断回到王二的故事和生存状态、内心世界，慢慢体会到王二所生活的这个看似井然有序的现实世界与李靖他们所在的荒诞离奇的唐朝的众多相似之处，从荒诞的历史中发现隐藏在荒诞背后的人生真相。

最后，我认为，尽管充满着各种的绝望感，生活根本没有指望，我们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无法改变。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传达着极端悲观消极人生观的小说。他用一种十分荒诞的，让人哑然失笑的方式写出他还是选择相信人应该要有趣，我们需要梦想。因此风尘三侠逃出了洛阳城，故事还远没有结束。正如王二所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 参考文献：

- [1] 王莉,张延松.荒诞即真实——王小波《红拂夜奔》解读[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09):41-42+51.
- [2] 王小波.《红拂夜奔》[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 [3] 邢海霞.继承与创新:王小波《红拂夜奔》创作谈[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35(02):55-58.
- [4] 韩袁红.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 [5] 吴晓莉.在奴役中自在游戏——关于王小波《红拂夜奔》的解读之一种[J].名作欣赏,2013,(30):20-21.
- [6] 王小波:《黄金时代·后记》[M].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